

## 如歌行板

## 人文印记

## 钱王训示碑

□钱汉东

在大上海的西北角,有一座以象征中华民族血肉之躯的“长城”命名的宏伟建筑——长城大厦。这座52层楼高的现代化豪华商务办公楼,巍然屹立在中山北路与曹杨路交界处,为沪西的新地标。如今长城大厦广场上又平添了一道新的人文景观:石碑刻有钱王像及事迹,上海钱镠研究会恭录2009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海南会见台湾钱氏宗亲钱复先生时引用的《钱氏家训》语句:“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石碑长7.2米,高2.6米,是一重38吨的大湖石,我荣幸地应邀为石碑题书。

《钱氏家训》为第五任国君忠懿王钱弘傲所首创,刻制后称“钱王训示碑”。据河南邓州钱明绪提供的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邓州钱氏家谱》记载:“端拱元年(988)三月,倣据《武肃王起居注》,纂《钱氏家训》,俶诸子孙。”这部《邓州钱氏家谱》由武肃王钱镠第30世孙钱九思编纂。今天流传的《钱氏家训》依据民国钱文选辑的文本,他增加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四个具有“现代感”的小标题,使层次分明,便于大众阅读和记忆。

钱镠(852~932年)浙江临安人,是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立人,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为构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他一生崇尚和平,保境安民,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发展农桑,造福民众。其孙忠懿王钱弘傲遵循祖训,“纳土归宋”,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后世赞颂。

吴越国王采取了“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之明智策略,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大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疏,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上海地域为吴越国辖区,那时松江属秀州。在苏州至上海地区每隔相当距离纵横开凿河塘,以利旱时运水溉田,涝时排水出田,现今闸北区的走马塘,古名钱溪,就是当时吴越撩浅军自苏州到松江开凿的大片水利工程之一。自吴淞江经封浜,穿越南翔、小南翔、墩前、大场、江湾,北抵蕴藻浜,长达40余公里,便利舟楫,这些都有利于地区的农业经济,并由此铸成古代上海地区的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四大名镇,使吴越国的百姓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

历代吴越国王尊崇佛教,建寺起塔,支持佛教仪轨。自王室至民间,繁荣一时。吴越国王崇尚儒、释、道,曾巡幸松江,到六宝庵游憩礼佛,并赐吴妃用金粉恭录的莲花经,僧尼视为一宝,陆宝庵由此更名七宝庵。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七宝教寺僧人不顾生命危险,冒死保护莲花经。解放后,千年国宝《吴妃手抄金字莲花经》献给国家,现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相传龙华寺起于三国赤乌年间,毁于唐代黄巢兵乱。史载五代吴越国第五任国王忠懿王巡幸松江,夜泊江边,风雨骤起,见草莽间祥光烛天。遣人询之故老,知此地为古龙华寺旧址。命僚属张仁泰重建寺庙和塔,并赐金像观音、善财童子 and 龙女各一尊,金字藏经一百零八函。今龙华寺为清光绪年间重修,其中塔基和主要塔体为五代旧物。松江区老城厢原府衙南有兴教寺,建于五代吴越国时期(公元949年),初名兴国长寿寺。后寺毁于兵,仅存约三吨重的石柱,1974~1977年修复古塔时出土许多唐宋文物,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南翔云翔寺前有双塔。

钱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非常重视文化传承的家族,钱氏后裔各类才俊,代不乏人。仅以当代而言,如科技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文学三钱:钱钟书、钱仲联、钱谷融;部长三钱:钱之光、钱正英、钱其琛等。

《钱氏家训》立碑者钱仲明先生严于律己,品行端正,现任上海长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钱镠研究会副会长,为武肃王三十六世孙。钱王训示碑刻立于交通要津,人流如潮,石碑吸引众多行人驻足观赏。这对于弘扬吴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涵义深远。

编辑 向平

娘健在时,一到年根儿,我就经常打喷嚏。

我把这事说给娘听,娘说,那是在念叨你。

于是,每逢这时,我便想起了坐在村头翘首盼我回家的老娘,想起了村头那口老井,想起了儿时经常下去噗通水的小河,想起了那段虽不遥远但却锤炼自己孝行的奔年路。

那一年,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过年。凌晨一点多钟从城阳下了火车,恰逢老天降了一夜大雪。大包裹小提溜,深一脚浅一脚地又往汽车站赶。哪知道,买上通向家乡的车票,汽车却要等到五点才来,只好站在空荡荡清冷的候车室里,不时地跺着唯恐冻木了的双脚。看着门外仍在飘舞的雪花,寒冷、焦急、无奈,无以言表。然而,一想到家就在眼前,就在不远处升起袅袅炊烟,身上便涌出了一种温暖。这种温暖,足以抵挡住任何风雪寒冷。

那一年,第一次带着刚会咿呀学语的儿子回老家过年。妻子抱着儿子,背着孩子必需的物品;我肩扛着娘亲最爱吃的大米,手提着早已打点好的年货,一如闯关东归来。上火车还好说,有人送上车。下火车,换汽车麻烦大了:东北风刮着,地上霜冻着,一家三口在凛冽的晨风中,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踉踉而行。儿子冻得脸蛋发紫、小手冰凉。问他冷不冷,他说回老家看奶奶,不冷。小小的儿儿,此刻心里也涌动着一种激动。

那一年,担任宣传任务的我,早早给娘说好组织完大年初一的游园,年初二保准往家赶。哪知,年三十上午竟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为节后一个重要会议准备发言稿,以初六上班为限。按说,

## 若有所思

生命之于我们,是难以体味和感知的,尤其是在生命自由自在且又鲜活地呈现时,所谓的一切叩问都是那么的遥远和模糊。

也难怪,人总是把自己的手伸向那些还没有企及的外物,而那些已经攥在怀中的一切,似乎也就无可争议地归属我们了。我想,生命便是如此。

没有人会在生命自由自在且又鲜活地呈现时,无端地去叩问生命;然而,生命之于我们,又是不能不去叩问一番的。这倒不是说生命是我们存活于世界之间标示我们独立存在的唯一象征,而是说,这生命竟然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琢磨!

看到过那些历经岁月的磨难依然蹒跚地行走的老人,感叹于他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是那样的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再过二十年,或者是再过四十年,我们是否会和他们一样蹒跚。这一切,对于生命自由自在且又鲜活地呈现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余暇多思多想——这也许缘于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信念,我们会健康且又周正地滑翔于时光的隧道里,一直通向那个遥远的出口。

也许,生命如果一路平

## 奔年的路上

□于永军



奔年,从形式上看是人们对未来幸福的一种憧憬和追逐,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

一个小长假搞一个材料并不成问题,可同时要向翘首以盼的娘亲兑现初二回家的诺言,却将我推到了艰难的境地。为了使命与孝行两全,初一游园一结束,我便一头扎进材料里,晚上十一点拿出了初稿;翌日凌晨六点,如期踏上了回家的路;初五下午两点返回部队,又匆匆赶往办公室修改至午夜。也许是一路辛苦风霜,也许是疲劳至极饭未吃好,也许是自己过年高兴多贪了几杯,抑或诸多原因兼而有之,当任务完成之时,我即一个头重脚轻倒在沙发上。睡梦中,恍然还在奔年的路上。

……

奔年的路,是一条思念的路。就戍边的军人而言,尤其弥足珍贵。诚然,心中时常牵挂着家中高堂,也热望能“常回家看看”,但使命所系,更多的时日却远在关山盘弓卧马,当国家的“门神”,做国家的“长城”,铸造“不战而屈节”的一个重要会议准备发言稿,以初六上班为限。按说,

就是能回故乡过年,回到那个养育了我的小村庄,陪伴父母守岁,有如依偎着自己生命的根与源头。尽管,奔年的路上,时常“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可再大的风雪也浇不灭回家的热情,再冷的天气也阻挡不住见爹娘的那种激动,一有机会,便恨不能脚底生风。临近家乡时,路边那一草一木仿佛在向你点头,空中那漂浮着的云朵仿佛在向你招手,河里那哗哗作响的流水仿佛在为你放歌。那种大美的感觉,足够令你陶醉,多新年如新从未产生过“审美疲劳”。相反,却不断点燃我心中的兴奋,把对故园的眷恋融入生命记忆,形成浓厚的根脉情结,进而执拗地认定,最美不过家乡美,无论什么语言都无法与那一声“爹,娘,过年好”相媲美。多少思念,多少惦记,多少期盼,都融化在那至亲团聚的年夜饭里。

奔年的路,是一条向往的路。树高千丈总有根脉,雁飞万里总有家园。只要心中有祖根有家园,就有情感凝

## 生命的叩问

□李宗刚



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无法抗争的宿命,而这个过程中以怎样的方式完成,却并不全是宿命了。

安,我们会抵达巴金老人那样的人生境界,尽管滑翔于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时,他曾不无痛苦地说过,“我是为了你们活着。”但只要活着,不就是标明了那生命的火把还依然地摇曳在时光的隧道里吗?!不就是向整个世界宣示着还有一个生命依然地会产生着情感和思绪吗?!然而,这样的一种人生至高境界,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抵达的,尤其是当我们目睹了诸多的生命在慢慢地凋零时,更会禁不住从内心发出

这样的感喟!

生命是什么呢?这样一个千古以来已经被人叩问过无数遍的问题,这样一个千古以来曾经困扰了无数人的命题,依然有被我们再次叩问的千百个理由。因为,我们正挟持着生命行走在无数前人曾经走过,无数的同路人正在走着,无数的后人还要走着,我们清晰地看到,漫长的人生路之尽头,是那些艰难行走者倒下去的地方,难道那也将是我们倒下去的地方吗?

聚的中心。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不是断了线的风筝,总会有一条线在牵着你;无论你离家多远,心中都不会寂寞,总会听到家乡的小河在歌唱。于是,临近年根儿,你就少不了打喷嚏。这喷嚏,是心灵的感应?是根须的呼唤?是生命密码传递出的一个信息?或许这也正是每年春节,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数亿人迁徙移动成为一道世界罕见的独特风景的精神动因。

奔年的路,是一条幸福的路。流沙般的岁月里,我奔波在回家过年的路上,一奔就是三十二年,我忙碌着,但我幸福并快乐着。随着双亲先后离世,特别是娘亲于三年前离世之后,我的心一下子像被掏空了一样,那种牵挂的幸福感,家中有娘的幸福感,都瞬间消失了。每逢听到战友要回家过年,总会油然而生一种羡慕。倏忽间蓦然发现,奔年的角色已经移位,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圆点。其实,细想一下,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金乌西坠,玉兔东升,花开花落,一年一度青草绿,皆是规律使然。“一个个的新年送老了一个个的人,新年又将‘旧’的礼物从去年受礼的手里取回来,赠给较新的手里去。”(徐訏语)当树木抽出新枝,那树已经在原本意义上赋予了新意。树有年轮,枝有岁刻,人同此理。新年不过是标示生命体新旧更替、生生不息的一个时间刻度和分界。奔年,从形式上看是人们对未来幸福的一种憧憬和追逐,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珍重孕育着希望,希望包寓于珍重。于是,每一次奔年,便寄予了新的意义。希望在新的路上,幸福在新的路上。

如果从理性的视点来审视生命,生命便是一个过程,一个有着开端又有着终点的过程,谁都无法逃避这样的过程,如果说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仅仅是这个过程的长与短的差异。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生命永远都是时间的囚徒,这是我们注定无法抗争的宿命!

固然,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无法抗争的宿命,而这个过程中以怎样的方式完成,却并不全是宿命了。在那些已经倒下的行走者中,也许他们在生命短暂到岁月里已经完成了对人类精神的完美对接和传递,他们在承接前人的文化之光时,又为这文化之光的再次熠熠生辉而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生命之光的谱系。这样的一种感喟,在我们面对着那些依然被吟诵的名字——诸如鲁迅、徐志摩、路遥、海子等时,就分外强烈并清晰地凸现着!

也许,生命是本不该去做什么叩问的,只要我们在生命的这个过程中尽情地挥舞着生命的火把,描画出无数前人不曾描画过、无数的同路人也不曾描画过、无数的后来人也不曾描画过的画卷时,我们完全可以抛弃诸如如此类的所谓的生命叩问!